

# 做柴屐

「蘇澳白米社區」、「想孔想縫」地挖空心思，找出「木屐」這項久已沒落的傳統產業，試圖讓隆隆的木屐聲響，喚回社區主流的中老年人的共同記憶。

文／陳恭山 攝影／林枝旺

## 蘇

澳白米社區，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，便以咯咯木屐踩響了「後現代」的名號。一群受現代美學洗禮的「前中年」，在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中，「想孔想縫」地挖空心思，找出「木屐」這項久已沒落的傳統產業，試圖讓隆隆的木屐聲響，喚回社區主流的中老年人的共同記憶，「把流失的社區意識找回來，建立白米人的尊榮感，創造老產業的新生命」。

### 蜈蚣、蛙仔、蛇相生剋的地理

一位記性頗佳的莊姓蘇澳耆老，卻不看好「白米人放尿不能攪砂」的澳散性情，以及宛如「相生相剋」的偏強習氣。莊老先生將之歸罪於白米社區不良的周邊地理：

「永春最有名的是地理：三座山頭，分別是蛙仔山（湖南路一帶；彼時有蛙仔湖）、蛇嶺（湖南路西丘陵）和蜈蚣嶺（油庫橋左側的隆嶺），由於蜈蚣怕蛙仔；蛙仔怕蛇；蛇怕蜈蚣，於是形成「恐怖制衡」，白米人多年來不能團結。」

現代木屐村的蘇澳白米社區促進會，這一路走來，當知其中甘苦。

### 白米甕當是獵人天堂

蘇澳耆老莊先生對白米甕的地理和傳說，態度又嚴正面科學。他指出：「白米甕位置在永春路一三六巷。傳說白米甕有個天然大米甕，會依百姓需求『出米』，這是純屬虛構的迷信啦！」

莊老先生以微突的門牙一口咬定：

「白米溪在日治時代稱白米川，出產天然白石。清光緒三年，登仕太郎王家驥派駐蘇澳，住於現在的全面山上，登高看迤邐溪邊，白石粒粒如米；河流三面環山，有猴椅山、畚箕湖山、白石山、紗帽山，形勢恰如米甕，因為這樣，叫它白米甕，就還算合情理。」

最合莊老先生認同的說法則是：蘇澳永春一帶，以前多草埔，故多梅花鹿，狩獵者往往滿載而歸，於是，家中米糧匱乏時，就向家人說要去「揆米」——打獵物換取白米，「揆米」的諧音就成為白米。這款解釋不僅合情理，也顯得有學問多了。

他最不能忍受，也最納悶的則是，好好一條有特色的白米溪，怎莫名其妙改成蘇澳溪，連那條白米橋也改成了毫無氣味的蘇澳橋。當他知道這主意出自另一位莊姓子弟，氣得只差沒口吐白沫！

